

# 神话中偷窥主题的比较

——以希腊神话《阿克泰翁》和中国神话《牛郎织女》为例

杜翠敏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有偷窥他人的欲望, 窥性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中西神话中有关偷窥的描写从多个角度透露了各自文化的内涵: 西方的命运不可抗拒和中国的命运自主, 西方的重理智与中国的重人情, 西方的神具有无上的权力而中国的神却受到凡人的挑战, 西方重视个性的张扬而中国重视群体意识。

**关键词:** 《阿克泰翁》; 《牛郎织女》; 差异; 比较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3-0037-05

弗洛伊德说过, 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偷窥他人的欲望<sup>[1]</sup>。心理学家研究证明, 窥性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 人类对隐私和性的兴趣一直存在且从未减弱过。在中国和希腊神话中都有关于“偷窥”的描写, 如希腊神话《阿克泰翁》和中国神话《牛郎织女》,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透露了各自文化的内涵, 显示了两种文化的巨大不同。下面就以两国对“偷窥”主题的不同描写与讲述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

## 一、中西神话中的偷窥

中国牛郎织女的神话起源很早, 早在《诗经·小雅·大东》里就已略见其面影了。“维天有汉, 监亦有光。跂彼织女, 终日七襄。虽则七襄, 不成报章。皖彼牵牛, 不以服箱。”<sup>[2]</sup>

汉代末年《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 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sup>[3]</sup>

牛女神话明显见诸记载的, 还是六朝梁殷芸的《小说》<sup>[4]</sup>:“天河之东有织女, 天帝之子也, 年年机杼劳役, 织成云锦天衣, 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 许嫁河西牵牛郎, 婚后遂废织经。天帝怒, 责令归河东, 但是一年一度相会。”

近代关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有很多, 大体上都差不多。下面的故事采用袁珂《中国古代神话》<sup>[5]</sup>中的讲述。

相传织女是天帝的孙女, 或说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 在织布机上织出了层层叠叠的美丽的云彩, 随着时间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幻它们的颜色, 叫做“天衣”。做这种工作, 除了织女而外, 还有别的六位年轻的仙女, 织女在她们当中, 是最勤勉努力的一个。

收稿日期: 2007-06-11

作者简介: 杜翠敏(1982-), 女, 河南新乡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献民俗学

隔着那条清浅的闪光的银河，就是人间。在那里住着一个牧牛郎，叫做牛郎，他的父母早去了，常受哥嫂的虐待。终于，他被哥嫂不公平地分家出去，给了他一头老牛，叫他自立门户。靠了老牛的帮助和他的辛勤的劳动，一两年后，居然营建成了个小小的家，勉强可以维持生活。可是除了那头不会说话的老牛而外，冷清的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日子过得相当寂寞。

有一天，老牛忽然口吐人言，告诉他说织女和别的仙女将要到银河去洗澡，叫他趁她们洗澡的时候，夺取织女的衣裳，她就可以成为他的妻子。牛郎听从了老牛的话，到时候悄悄地到银河岸边的芦苇里躲着，等候织女和她的女伴们来临。不多一会儿，织女和美丽的仙女们果然来到银河洗澡，脱下轻罗衣裳，纵身跃入清流。牛郎从芦苇里跑出来，夺取了织女的衣裳，惊慌的仙女们急忙穿上自己的衣裳，四下惊飞逃散，银河里就只剩下那个不能逃走的可怜的织女。牛郎向她说，她要答应做他的妻子，他才能还给她衣裳。织女没法子只得含羞地点头（其实她对这虽然有点鲁莽可是却勇敢的少年也早已经动了一点爱念了）。这样，她就真的做了牛郎的妻子。

希腊神话阿克泰翁的故事主要是根据奥维德的长诗《变形记》<sup>[6]55-58</sup>叙述。

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在伽而伽菲亚山谷有一块圣地，长满了松柏，山谷深处一角有一个树木遮掩的山洞，清泉汇成一池湖水。女神每次狩猎回来，都要在湖水里洗澡以消除疲劳。这天，她正被一群女仆服侍着洗浴，年轻的猎人阿克泰翁无意中撞了进来，将女神的裸体看了个满眼。女仆们惊叫起来，将女主人围在中间，不让阿克泰翁看到她的胴体，但是已经晚了，女神羞得满脸通红。偏偏这年轻人让女人的裸体迷住了，挪不动脚步，还直楞楞地站在那儿。女神阿尔忒弥斯便恼了，用手在湖里舀起一杯水，喷在小伙子的头上，说：“如果你有本事的话，去告诉大家吧，说你看到了什么！”这时我们的年轻人才感到害怕，开始逃跑，跑得飞快，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原来，他已经被女神变成了一头鹿。阿克泰翁的狩猎伙伴和猎犬发现了他变成的鹿，开始追逐。猎犬们扑上来，将他撕得粉碎。

## 二、自我意识与命运观

在牛郎织女神话中，凡人对女神的偷窥引起的结局是幸福的，而希腊神话阿克泰翁的窥视却带来了很悲惨的后果，不仅被女神变成了小鹿，还被自己的猎犬撕碎。这里巨大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文化各自的内在本质。

首先，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他把人的意识分为三个层次，即由潜意识（深层）、前意识（中层）和意识（表层）组成。潜意识指人的本能冲动，被压抑的欲望和本能冲动的替代物（如梦、癔症）。他认为潜意识是一种处于意识之外的有能量、有强度和有效率的心理系统，其主要特点是非理性、非语言性、无道德性、反社会性、无时间性、不可知性。这些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法律多不容许的东西，是有强烈心理能量的负荷，总要按照“快乐原则”去寻找出路，追求满足。潜意识是心理深层的基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它决定着人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甚至个人和整个民族的命运<sup>[7]</sup>。

弗洛伊德后期又认为，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本我是本能的活动中心，是各种本能构成的心力总量的储藏处。执行“唯乐原则”的本我总是使本能欲望得到满足，而遵循“唯实原则”的自我和恪守自我理想、良知禁律的超我则要检查本能冲动，并对之促进或阻挠，因而，人的精神生活归结为冲动（宣泄）与抑制（反宣泄）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概念。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宣泄与反宣泄的对抗叫做内心冲突。内心冲突被分为

两大类：一类是本我——自我的冲突，另一类是自我——超我的冲突。一般说来，如果宣泄力比反宣泄力强大，某些行动就会出现，有的模糊思想就会变为较强的意识。偷窥欲这种猎奇心态，是在寻找一种机会将自认为羞愧的个人生活习惯转嫁到他人头上；或者说，偷窥欲是虚拟的主宰者意志，以全能的方式侵犯到别人的“不可践踏”的私人领域；也可以说偷窥欲是内心对冲动压抑的宣泄，是宣泄力战胜了反宣泄力后自我对超我的背叛。

“一种历程若活动有一段时间，而在那一时间内我们又无所知觉，我们便称这种历程为潜意识。”<sup>[8]</sup>用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阿克泰翁对女神的惊扰是毫无知觉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闯入了女神的领地；也可以这样说，当时阿克泰翁在意识中仅仅是想寻找一个凉爽的地方。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看来，阿克泰翁并没有意识到他潜意识里的想法，而放任了这种想法的实行，无意中看到女神洗澡的画面，其实是他潜意识中很久以来的念想。另一种解释就是阿尔忒弥斯误解了阿克泰翁，认为他是有意偷窥。无意撞见和有意偷窥存在着性质的不同。而牛郎对织女的窥视则表现在牛郎的意识中，因为老牛已经告知他，说织女要和她的姐妹们来银河洗澡，要他提前埋伏在芦苇中，趁机偷走织女的衣服，以此要挟织女成为他的妻子。这也是两者的区别，阿克泰翁无意中做的事情就得到了很严重的惩罚，而牛郎有意做的事情反而获得了美满的婚姻，这应该就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有关了。

“人们对这件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女神狄安娜不公平，太残忍，另一种则加以赞美，说她这样做完全符合严格的贞操标准，双方都有道理。”<sup>[6]58</sup>这是奥维德的《变形记》中说的话，可见历来对阿尔忒弥斯的这种做法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同情阿克泰翁为主，认为女神过于残忍，一种以赞同女神为主，认为女神的做法完全符合她的身份和地位。阿尔忒弥斯在希腊神话中除了是狩猎女神和月神外还是一位处女神，作为处女神，阿尔忒弥斯庇护反抗和蔑视爱情的青年男女，人们在婚礼前，要奉献祭品，以赎罪愆。阿德墨托斯因有违于此，遭到阿尔忒弥斯的惩罚：洞房内毒蛇麋集。猎人阿克泰翁无意中窥见阿尔忒弥斯沐浴，遭惩罚变为一鹿，并被他自己的猎犬撕碎。猎神卡莉斯托因为宙斯所爱而失贞，亦被其变作牝熊。阿尔忒弥斯还杀掉企图对她强行非礼的布法格人（食牛者）。作为阿玛宗人的庇护神，阿尔忒弥斯尤其袒护卑视爱情的希波吕忒。普罗克里斯从自己丈夫处逃走，成为林莽中一猎手，阿尔忒弥斯曾以猎犬和百投百中之矛相赠。可见阿尔忒弥斯是忠于自己的职责的，但是她蔑视爱情和情欲，认为那是罪恶的和不可饶恕的，所以才会在阿克泰翁窥视了她的裸体后大发雷霆，并对他做出了残酷的惩罚。在希腊神话中神的尊严是不可动摇的，神的权威是不可侵犯的，而且神都拥有凡人所不具有的法力。但中国的这位女神却似乎并不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随心所欲的法力，当牛郎偷窥了仙女们的洗澡和抢走了织女的衣服后，仙女们的反应不是对牛郎进行惩罚而是惊吓得四处逃散，织女没了衣服也不能做任何反抗，只能乖乖地听从牛郎的威胁做他的妻子，这在希腊神话中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组神话中，中国的神更多的是拥有人的属性，而神性则很少，织女在其中仅仅是一个有神名而没有神力的仙女，这与阿尔忒弥斯的女神身份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阿克泰翁这个神话中，阿克泰翁的潜意识中有对神性的挑战，对命运的抗拒，但希腊时代的命运观是：命运是上天注定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所以阿克泰翁的命运是早就注定了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无意识的举动就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可以说是很无辜的，命运之神把他带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要他服从命运的安排。牛郎的命运则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命运观，即命运是靠自己争取的，虽然牛郎织女神话中老牛也充当了一个预言者的身份，似

乎牛郎命该如此,但牛郎的莽撞和勇敢也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体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把握;阿克泰翁则不同,他对命运是无意识的,牛郎则是有意识去那样做的。

### 三、审美原则与群体意识

中西方在审美上亦有差异:“东方礼仪之邦的美善同源思想铸造出中华民族重人情,重感受的温厚淡雅的鉴赏情趣,西方智术之乡的美智合一原则熏陶了希腊民族重理智,重思辨的高贵静穆的审美遗风。”<sup>[9]16</sup>据记载,春秋时期的伍举在对楚灵王的讽谏中就已提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sup>[10]</sup>而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说:“去找出一件唯一智慧的东西吧,去选择一件唯一美好的东西吧!”<sup>[11]</sup>中国人认为对美的追求就是对善的追求,一切善的事物就是美的事物;西方人则认为一切智的东西才是美的东西。牛郎对织女的追求是对美的追求也是对善的追求,织女答应牛郎的要求,一方面是因为情况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牛郎的善良,这在他们眼中是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最美的品德。阿克泰翁对美的追求丧失了理智,得到了阿尔忒弥斯的惩罚,理智与智慧的缺失引起了女神的愤怒,阿克泰翁也就终无悔过的机会。

另外,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根基则是借助于物(商品)的介入而打破“群体意识”所建立起来的“个体意识”。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群体的人文主义(人伦主义),而西方由文艺复兴所重申的古希腊人文主义是个体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sup>[9]38</sup>。

在群体意识的影响下,中国人都服从于群体意识,按照群体的要求和规章行事。中国很多古老的思想传统都是在这种群体意识下形成的,比如男尊女卑思想。这则神话的发生就是在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已经有了对妇女言行的很多限制,把妇女的贞操看得很神圣和重要,才会出现织女被牛郎窥视后含羞答应牛郎的要求,不仅仅是她看中了牛郎的勇敢和善良,更重要的是他夺走了织女宝贵的贞操。这在孟姜女的传说中也可以得到体现,孟姜女被范喜良偷窥到洗澡后,说自己必须得嫁给他,因为自己的身子已经被他看过了,即已经失去了贞操。从这两个偷窥结局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思想,而神话时代的希腊则没有这种思想,同样是凡人对女神的偷窥,中国的女神则毫无办法,希腊的女神就能对侵犯她的人做出惩罚。

中国又是一个道德社会,在中国社会,世俗道德作为一个纽带,把没有血缘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能够和平共处。但是当世俗道德过分强大的时候,它也会使个人沦为社会的机器零件,而失去了人作为个人的独立性和自我性。正因为如此,斯宾格勒才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才认为古代中国的特点在于道德的实体性。在古代中国社会,道德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伦理道德、礼仪情感总是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人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实体性的联系,就像一条条不可扭断的绳索,把人与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样一来,国家便不再是一个群体,而是一种道德的结合,是由社会神经连接起来的一个人,就像霍布斯所说的大海怪——利维坦。个人就成为这个大海怪的器官。这种实体性大大限制了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使得中国人除了世俗功利之外便不知道在人间还有何物。所以织女对牛郎的成全也可以看作是对世俗道德的遵从,在这种对道德的遵从中我们看不到织女内心的真实想法,看到的仅仅是遵从的外在显露,神话中的织女失去了个人意识和自我性,但是这种遵从有可能是违背织女内心意识的,从中也显露出了世俗道德的虚伪性,它剥夺了个人的真实感受。阿尔忒弥斯的行为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我喜欢就是喜欢,厌恶就是厌恶,打扰了我的清静我就是要他付出代价,不掺合任何世俗的虚伪,仅仅从自身出发,显示了个性的张扬。

神话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初始，是它童年时期的创造，更能深刻地传达出一个民族的内在个性特征和本质精魂。牛郎织女和阿克泰翁两个神话就为我们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别做到了这一点。

#### 参考文献

- [1] 弗洛伊德. 释梦[M]. 孙名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43.
- [2] 褚斌杰. 诗经全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253.
- [3] 张清钟. 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88: 64.
- [4] 袁珂. 中国神话史[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317-318.
- [5] 袁珂. 中国古代神话[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152-153.
- [6] 奥维德. 变形记[M]. 杨周翰,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7]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M]. 车文博, 译.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347-372.
- [8]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高觉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466.
- [9] 邓晓芒, 易中天. 黄与蓝的交响[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 [10] 秦同培. 国语精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37: 104.
- [1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古希腊罗马哲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3.

##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opic of Voyeur in Myth

### —— Take *Actaeon* in Greek Myth and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in Chinese Myth for Example

DU Cuim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ere is an appetite for voyeur in everyone's subconsciousness, which is an inborn weakness of the humanity. The descriptions about voyeur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myths reve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n an all-round way. Fate is irresistible in western myths while it is controlled by man himself in Chinese ones. The western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rationality, but Chinese concern more with people's feelings. The God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s the supreme rights and the highest authority in the whole world while in Chinese culture God always needs to face the challenges from ordinary people. Hence western culture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individuality while group consciousness is given priority in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Actaeon*; *Cowherd and Weaver Girl*; Differences; Comparison

(编辑: 李颖)